

苗勇

我家住地虽不是闹市区，却非常当道，因而底层楼道和临街街沿便成了从农村进城来卖苦力背背篋的人的栖身地。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也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晚上稍晚回家都能看见地上密密匝匝睡了一地的“背篋”(大巴山的背夫)。他们衣衫槛褛、睡卧独特：一床脏兮兮的被子裹在身上，既当被子又作褥子垫在身下，头上枕着外衣，脚便放在背篋里，整个家当便全都有了着落。问他们为何睡在街沿而不往旅馆，他们的回答统一而简单：一则省钱，二则方便，如遇深夜有活干，顺便还能挣点钱，说到底就是为一个“钱”字而已。

看他们一个个身着重油腻、脏兮兮的衣服，晚上随地而卧，白天频繁流动，附近的居民总有一种不安全感，特别是楼上住着的大姑娘、小媳妇，一到晚上就不敢从他们面前经过，要回家就得事先与家人预约，让人家来楼下迎接，问其原因，他们也说不清道不明，只说晚上一见着密密匝匝睡在街沿的一大片“背篋”心里便觉得害怕。日子长了虽相安无事，但邻居们一幕不但令倍提防，住在九楼的我也在家人的劝说下安上了防护栏，加固了防盗门。谁家的孩子哭闹不听话或学习不好，家长便说让楼下“背篋”背去或长大去当背篋，这一家训已成整幢楼的法宝，非常管用。

去年临近春节前几天，乡下亲戚托人捎来一点土特产——一捆二十根甘蔗。从长途车上卸下来便难住了我，沉重的“分量”让我一介书生扛不动，也丢不下这个面子，乘面的包复利也不可能——甘蔗修长的身躯容纳不下。只得叫住一个“背篋”，“背篋”脸上灿烂的笑容并未抹去我不屑一顾的神情，当我冷冰冰地说出要背的东西和要去的地点后，“背篋”仍笑嘻嘻地说：“行，老板，路那么远，给多少钱？”不愧是个下里巴人，不就一个“钱”字吗？我心里想着，嘴里硬硬地抛出两个字：“两块”。“背篋”哀求说：“老板，路那么远，又是新年大节的，能不能加一点？”“三块，背就背，不背就拉倒”。字虽多了几个，但我的态度却更恶劣。“行，老板，你在前面带路嘛。”见我加了一块钱，“背篋”喜笑颜开。他的生意做成，我的困难解决，于是提着公文包，昂首阔步在前面开路。途中恰逢一朋友，多年未见，几句问候，几句家常、几句祝福，已耗时一刻多钟，忽然记起“背篋”，举目四望早已不见踪影。“糟糕，这东西把甘蔗给背走了。”便急着与朋友告别。东西虽不多，也不值钱，但新年大节的，办事图个吉利——处处麻烦，于是便四处寻找，连踪影也不见，我想可能这厮早已将甘蔗倒手卖了又另谋生意去了——一捆甘蔗好容易也能卖上二三十元，比三块钱强多了。无奈之下我只好打道回府，心中还直骂道：“下贱胚子，素质太低……”

走到楼下，首先看到的是甘蔗，再见到的是穿着那件油腻腻的淡绿棉袄、身材矮小的“背篋”。他一见我下车，便迎上来，说：“老板，对不起，我看你忙，不便打扰，就先走了，哪晓得等你这么久……还真不知把货放在哪里等你更好！”此时我看着他那黑瘦且布满灰尘的脸，脑海里一片空白。

当今社会，有的人为官着迷，着迷得近似疯狂；有的人为钱着迷，着迷得铤而走险，甚至用生命做代价……而这些“背篋”——以卖苦力挣钱而背井离乡寄居于过道街沿上的淳朴农民，他们着迷于自己无私的人格、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却不仅未得到我们的同情，反而心怀芥蒂，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素质低下，寄居在此会给院落带来安全隐患，而今天发生的这一幕不但令我感动，同时也令我倍感羞愧，为自己，也为我的邻居们。

离别的车站

杜智萍

小妹的春节假期比较短，过了初五，她就得踏上回城的车。一家人送她去车站时，偌大的等候厅里早已挤满了人。我看了看，几乎都是父母来送远行的孩子。

站我身旁的小伙子，背个大大的包，手里挂着旅行箱。他的父母在边上事无巨细地叮万嘱，父母絮叨，小伙子皱着眉头嚷：“我知道啦，没完没了。”“好好好，不说了，你能照顾好自己就好了。”当妈的看了小伙子一眼，赶紧打圆场，父亲也即刻闭上了嘴。

“你别老玩手机呀，东西要看住了，别什么事都稀里糊涂的……”一旁，一位大叔也正念叨着正埋头玩手机的女儿。见自己说了半天，女儿连头都没抬，他有点生气了：“跟你说话呀，听到没有。”大叔说着，拍了拍女孩的气。 “听到了，唠叨老爸。”女孩抬起头，一脸宠笑地望着父亲。“你呀，只要不抱着手机睡觉我就放心了。”大叔说着，慈爱地又拍拍女儿的肩。“我会的，爸。”女儿笑着应声。

“妈呀，你能不能不要走……”角落里传来的孩子的哽咽声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扭过头看。原来是一对年轻的夫妻在安慰他们的手。那男孩五六岁的样子，正泪水流涟，拉扯住妈妈的手。男孩身后，估计是他的爷爷奶奶吧，他们正安慰着孩子：“你爸妈出去工作，很快就能回来看你的，只要你表现好，他们以后就把你接出去读书了。”年轻的爸爸正摸着男孩的头对老人说：“爸、妈，又得辛苦你们了……”说着，我看见他眼角潮湿。

一个中年男子跪在地上，对着年迈的母亲深深鞠躬，他没说话，脸上却全是泪水。老人踉跄着扶起儿子，替他拭去脸上的泪水。旁边一男对女也帮着扶起男子，说：“哥，你在国外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老妈的，你想她了就和她视频聊天，国外虽远，但现在有视频电话，不影响你们见上面。”

听到旁人的议论，我才知道，中年男子远在非洲，三年了才回来过一次年，这次出去，不知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老人一直没说话，她默默地端详着儿子的脸庞，轻轻抚摸着。

看着这一幕，我心里也莫名感伤，这离别的车站正上演着世间百态。每一个远行的亲人们都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孩子走得多远，父母的心就跟着多远。



苏富琼

俗话说得好，家有一老，无价之宝。土家人习惯把家族中最年长、辈分最高的老人叫“老冤”。“老冤”就像土家人的茶罐，子孙如大大小小的茶杯，偎依在茶罐的身边。

雪花纷飞，小山村洁净得一如母亲的心，等待回乡游子的欢声笑语，荡起涟漪。村子里炊烟袅袅，左奶奶在厨房里忙着筛纱布包过滤黄豆汁液做豆腐，吊包的木架用绳索挂在楼板上，一摇就咯吱咯吱地响，吊包里的黄豆汁液不断地流到地上放置的簸箕里。紧邻的一间是烤火屋，窗边站着的一位清瘦老人，是左奶奶的婆婆，左奶奶的孙子叫这位老人太太，大家就都跟着叫太太，也叫“老冤”，包括外姓人，这是土家人习惯的称谓，包含着敬重。

“老冤”今年94岁高龄，眼睛好、耳朵好、腿脚也好。她中年丧夫，一人把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拉扯成人。世事沧桑，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四个儿子留在身边单独做了房屋，两个女儿出嫁到了另外乡镇，如今，十二个孙子远在外地工作，并有了三个重孙。“老冤”喜好安静，单独过着日子，一日三餐，随心所欲。自办菜园，风轻云淡。

“老冤”站在窗边，望向窗外，我站在门边，静静



知识给人重量，成就给人光彩，大多数人只是看到了光彩，而不去称量重量。

赵春青 画

阿姨与雇主

周倩

阿姨，这个词应该是南方人对看小孩、做家务的女性的口语称呼。在上海，操着一口吴依软语，唤一声：“阿姨呀，……”然后开始分配一天的家务活计，在一个北方人看来就有了点精明持家的味道。在北方，我们更习惯称阿姨为保姆。不过，时间长了，一个饭桌吃饭就像一家人一样，还是亲切地称“姐”“姨”更恰到好处。尤其是看孩子的阿姨，将心比心，你若不把人家当自家人，人家怎么会把你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呢？

春节前，和母亲带娃出去玩，听见阿姨边带孩子边讨论回家过节的事。两个东北阿姨啊，一个问：“你儿号走？”“我还没定呢，孩子爸妈说想让我跟着去三亚，但是奶奶不太愿意，怕费钱……”另一个边说边瞟了一眼不远处的孩子奶奶。同乡眼神里掠过一丝羡慕，但又不甘示弱，“我要回家过年，孩子爸爸给订的机票，开始说买动车票，后来看不好买，我说那就



春节家政缺人手

王乃玲／视觉中国

给我订机票吧。”“哎……”俩人几乎同时叹口气。过了一会，一个跟另一个说：“过了年我不想来，快两年了一直没给我涨工资，眼看孩子快上幼儿园了，我得重新找下家。”另一个接着说：“现在活儿不好找，找个好人家更难，说咱们要的工资高，那现在就这市场，人家月嫂一个月都挣一万好几呢，这一周来岁似走不会走的小孩不比小月孩儿好带。”

母亲是个爱唠嗑的人，凑过去问其中一人：“一个月给你多少钱？”阿姨看了我妈一眼，说：“6500。”母亲吃惊地问：“给这么多啊”，又逗她，“你看像我这样的，能做阿姨吗？”阿姨仔细地瞅了母亲一眼，又望了一眼不远处的我和孩子，笑了：“您岁数有点大啦，再说您这不有任务在身吗？”说完抱起孩子走远了。“都做什么啊就挣这么多。”母亲还是想不明白。

在母亲眼里，看孩子是随便哪个妇女都能做的事，自然不值这么多酬劳。但在现代育儿理念里，看孩子的阿姨叫育儿嫂，他们不仅是看好孩子，还要给孩子搭配营养饮食，启蒙孩子早期教育，有的还会一些幼儿推拿等救护措施。我若说这些，母亲自然是瞠目的，假若是前几年刚有孩子时，我自然要和母亲好好讨论一番，但现在我懒得说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我自己对这一育儿理念都持怀疑态度。尤其是有二胎以后，养育孩子不再像当初那么紧张，变得更加随心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看见几个阿姨真的有那些先进育儿经验。

2012年，我生大宝，月嫂是大连人，说话干脆利落，曾在酒店做过厨师、面点师，做饭菜花样翻新，她给孩子洗澡、抚触，按时叫我喂奶、哄睡，带孩子做简单的卡片识别、耐心细致专业得到全家人的认可。兴许是见过了专业的，接下来再挑选育儿嫂怎么也不满意，试用几个都是一天不到就辞退了，直到我和先生

我们“家”的园子

张世斌

我们“家”有个不隔墙的后院儿，人们俗称它“家里的园子”，是大家工作之余思考问题或周末休闲的地方，一天不来都觉着想得慌。说是我们的“家”，其实是大家工作的地方，因为都觉得这里环境比家还舒适，就愿意多来，所以把它称之为“家”。

这个园子分三块儿，中间是书屋，东边是清水池，湿地，西边是“百草园”。

先说清水池吧。进了家——石家庄高新区供水排水公司供水厂大门，穿过办公楼和供水车间中间的马路，右侧上去十多个木质台阶，就看到一番风景：由木桥连接起来的匝道躺在水面上，周围是浓密的芦苇，芦花像丝绒，又像天鹅的羽毛，它们随风摆动，又像在跳集体舞。

清水池里有六棵盆栽的棕榈树分摆开，看到这一景，脑海里马上浮现杭州西湖的“三潭映月”。黑陶盆在水中托着黑树干的棕榈树，点缀在水面上。池中养着许多观赏鱼，人从桥上一走，立即招惹鱼儿前来“欢迎”。

地看着“老冤”。火坑里，五六根长长的木柴垒在一起，燃烧成火红的头，高高的火苗舔着炊壶底，开水中的泡泡冲击着壶盖，发出啦啦啦啦地响声。兴许是累了，“老冤”挪移一下身子，双腿跪到了窗边的一把沙发椅上，再次把头转向窗外。窗外，雪花依旧在飘，远处蜿蜒的小山路、田野、小树林已成了白色。我怕惊吓了老人家，一声不吭地站在门边，盯着她看，想着自己的小心思。我和儿子都是外婆带大的，一晃，外婆已去世近20年，不知道为什么，年代越久远，外婆却离我越近，越清晰，每次看见长寿老人，我就莫名的羡慕，喉头涌起一阵热浪，不敢发出声音。

或许有一种感应，“老冤”回过头来发现了我。我弯腰抱起地上的一纸箱小点心冲她笑着说：“太太，给您老超市上货啦。”“老冤”向前挪动几步，我也站到了窗边更明亮的地方，挨近了“老冤”，她习惯性地抬起左手臂，用手背去拂拭双眼答道：“坐，坐，泡茶喝。”

我帮忙把小点心放到“老冤”的超市。“老冤”的超市品种丰富，有“老冤”用衣兜捡回来的板栗、核桃，亲手掰回家的向日葵、背回家的花生；有奶奶做的包谷花生糖、包谷芝麻糖、土豆片、红薯片；有祖辈流传下来的三轮车、跳绳、三角画、弹弓、小木枪、陀螺等各种废物利用做成的玩具；还有儿孙们搬回来的糕点、牛奶和罐头……

我帮“老冤”整理超市，夸“老冤”超市里的板栗

保管得好，剥开一颗板栗放入嘴里，嚼起来很有劲道、清香，好吃得很。“老冤”笑笑说：“板栗容易睡着，睡着了的板栗干枯，很硬，像铁钉，不能吃。我把板栗装入布口袋，每天都去拍打布口袋里的板栗，翻动布口袋，板栗就不会睡着，也不生虫。”我偷偷地笑，这多像“老冤”天天去看孙子、重孙子啊。我描想，太太在拍打板栗的时候，也会想起儿孙们的笑脸吧。

我轻轻摇动着蔑制的摇窝，陈旧的摇窝在昏暗的光线里吱呀吱呀地响。“老冤”告诉我，这个摇窝睡过爷孙三代人。村子里谁家有了小孩子，也要借过去用，摇窝到底睡过多少小孩子，老人家也记不清了，她只记得：“大儿子浩浩特别娇气，每次抱着熟睡以后，只要一放摇窝就醒啦，吵着闹着要抱。现在，重孙陌陌最喜欢爬到摇窝里玩呢。”“老冤”摸着超市里的陀螺、小人书、算盘，向记忆深处打探往事。我看着“老冤”的超市，有一种温暖悄悄把我包裹。

喇叭声声，小山村渐渐热闹起来。“太太，您老的超市就要开张了哟。”“老冤”依旧是抿着嘴角，脸上的皱纹像一朵盛开的涟漪。

四辆小汽车依次停到了老屋旁，七八个小孩子从车里钻出来，奔向“老冤”。孩子们呼长唤短，把“老冤”团团围住。

三岁多的小女孩陌陌有点晕车，躺在妈妈的怀里不爱下地，爸爸提醒说：“陌陌，去看看太太的超

市，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啊。”聚在“老冤”身边的孩子们一听，纷纷散开跑进屋子里。陌陌挣脱妈妈的怀抱，刚起步，几个小翘翘也跟着进了屋子。

孩子们三三两两从“老冤”的超市里跑了出来，有拿着板栗吃的，有小心翼翼剥柿子皮的，有拿着小铁锤敲打核桃的，有捧着花生和瓜子送给爷爷的，有用盘子装着花生、芝麻、玉米包谷糖，在长辈们中间穿梭请大家品尝的，有拿着云片糕喂到“老冤”嘴里的，有拿着陀螺跑到院子中央的，有拿着弹弓冲到小树林里的、还有拿着小人书倒在爷爷怀里的……

“老冤”的超市里到处都是人，像一群喜鹊归了窝，“老冤”端坐在喜鹊们的中间，只笑不语。

过年啦，分散在各地的子孙都要奔向“老冤”，奔向“老冤”的超市，从玉米面里刨出一截包谷糖，用铁锤轻轻一敲，包谷糖立刻散成几块，从中挑选一块，找出一双筷子，夹住包谷糖，放到熊熊燃烧的火苗边烤，包谷糖的表面在跳跃的火光里鼓起大大小小的泡泡，然后用一只筷子把糖泡泡一搅，乘热送入嘴里，芳香温暖，入嘴即化，甜而不腻，仿佛骨头里都有了清香，这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乡恋。

“老冤”就像土家人的茶树一样，年年春天发新芽。“老冤”的超市要上货啦，“老冤”的超市又要开张啦，始终是儿孙们最幸福的牵挂。“老冤”是游子的根，有了根的日子日子过得安稳放心。

吐槽是常态 不必想太多

欧阳

节后开工上班几天了，关于春晚的话题仍不绝于耳。这也难怪，加上网络春晚什么的，各地电视台都播出了各自立足春节的综艺晚会，可见用心良苦，接下来元宵节类似的综艺晚会一定是少不了的，估计爱吐槽的人依旧不会轻易放弃喧闹的机会。

下这样的判断，倒不是因为网络上好坏两极的争议。我有多年没有看春晚节目了，其优劣与否没资格评说。然而，看到各执一端的春晚评价，感觉各方面的欲求可能都有些夸张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我看来，这台最重要的综艺晚会无论是热情夸赞还是失望责难都充斥着过于主观的想象。

就拿老观众挑剔的视角来说吧，用记忆中的好——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春晚——来贬损时下的不好，其实不太厚道。基于那个时候的背景，观众对春晚的喜悦以至守望，除了节目本身的因素之外，实际上更多的原因是环境、心理层面的。

想当初，搬开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别说文艺晚会，就是那个时代盛行的演唱会之类，绝大多数人别说从未莅临，就是在电视中也很少目睹——连电视在众多的中小城市也都是稀有物件儿。在这样的现实环境里，抛开创意不谈，随便来一个综艺大荟萃，必然是想不好都不成，毕竟那个时候“春晚”对绝大多数观众，甚至是节目策划制作者来说，都是充满新鲜感的旅程。实际上可能都没有人往优劣这个念头上想，对没有参照来比较好坏的观众而言，自然一概是好看得很。

等到一年一年的跟着晃悠，观众变“内行”了，也固执地构建了好坏判断，这种时候其实已经很难整出新花样了。就像美国大片刚进中国的时候，说惊叹那些画面和科技制作不夸张吧？可现而今，见怪不怪的影迷们有多少人还会对曾经刺激神经的特技成果津津乐道呢？

我不知道时下的导演大腕们怎么还会信誓旦旦，面对“老油条”级别的观众，我觉得实在难以构想出绝活吸引他们的眼球。

再来看综艺舞台的主角们。网络时代的演艺圈，刷屏的流行面孔们除了刷漆磨面的容颜，已经很难找到生动美丽的视觉效果了，就连在音乐这么抽象的领域，也被商业涂鸦制作成了人像故事，所谓的突破精进哪里有那么容易。

而内容多半也是如此。这方面如若真想有所谓的常变常新，我们就得假装深刻一下，因为那种所谓一定是思想层面的，也只有思想才有无尽的吸引力。然而，晚会本就不是思想舞台，思想本身也不适合娱乐，更何况在消费主义大潮下，连永恒的爱情都必须有经济基础的铠甲护佑，面对毫不存在诗意境界的、最为广大的老百姓受众，别说思想意味，恐怕诗兴兴趣都会漫画化。春晚如何是“好”呢？

至于那些指斥不好的说法，客观说有些过头。怎么样才是好呢？挑剔很容易，那些讥讽话说习惯的嘴，其实脑子里差不多都没有怎样策划设计才好的具象方案，所说多半也是不着调的牢骚话。

这么说可能有人不服。那么我们来看群众自己把持的节日问候式设计吧。当初短信开始时，确实有让人惊喜热赞的文字，华夏一派人才济济的样子，然而过了仅仅两三年，基本上全部沦为陈词滥调。好在有微信，一时天下英雄本色再彰显，又是短信又是动画，或者还有微视频，真是才情翻涌。结果呢？还不是没两年的热间，而今大家才觉得一个无名自写的问候套话反而才有真意。自己看看办就不为难自己了，好些人干脆连问候都免了，也没谁说优劣，没谁抱怨缺乏创意。

春晚本来的面目大概也就是如此。那么多年下来，模式基本固化，您想脱胎换骨不知道得有多大的动静。即便真去实践，观众们未必会从习惯了的陈旧心理中华丽转身，再者说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文化差异那么复杂的一个群体，真出现众口一词的赞颂，反倒是有些不大对劲了。

就像您发去的微信意欲一样，其实，春节综艺晚会就是新年的一声节日问候，热闹、喜庆、祥和就很不错了，至于好坏的谋划，下回主办方就别焦虑了，而吃瓜群众的吐槽本也是常态，大家真没必要想那么多。

陌室观复